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四十八回 聽琴夜寶珠招薄怒 下場時秦瓊遇冤家

卻說那夜中秋賞月後各歸安寢，次日秦珍、秦瓊、寶珠都出場來了。睡了一會，寶珠醒來看已是初更時分，見梟煙、晴煙都尚未睡，因問這裡人靜了沒有，晴煙說：「蕊小姐和麗小姐才打隔院子來，剛回去呢。」寶珠便要起來，梟煙止他道：「爺一連辛苦了這些天，可還不要將息會兒呢。」寶珠哪裡肯聽，早走下牀來向窗外一望，見花影還未過西，因道：「早呢，你瞧這別團團的明月兀自捨不得下去，我難道捨得他睡不成。」梟煙笑笑，寶珠便走出遊廊到惜紅軒來，見垂花門已關上了，到花牆洞兒上一望，見裡面靜悄悄的，滿迴廊都是月色和水一般浸著，那窗子卻開了兩扇，裡面遮著湘簾，有一點燈痕晃晃動動的閃著。猛一陣風過處一縷桂花香氣和幾個蟋蟀聲，又帶著丁丁鑿鑿的聲音，細聽是琴，又是聽婉香在那裡微吟道：「碧海無波兮天蔚藍，秋雲似羅兮秋月彎，碧梧亭亭兮高十丈，是誰棲止兮雙鳳凰。」少住又吟道：「鳳凰于飛兮雲天長孤，鸞對影兮瑤瑟涼伊，人何處兮徒相望空，山幾曲兮秋水一方。」略停又彈道：「秋草零露兮啼寒蛩，雲錦千丈兮拋擲璇，璣旁銀河兮雲水波。」寶珠偶然咳嗽了一聲，那裡的琴聲便住了，見春妍拿著個風燈出來向天井裡一望，寶珠便走到垂花門邊去喚他開門。春妍隔著花格子見是寶珠，便開了花格子門道：「才睡醒嗎？」寶珠笑點點頭道：「姐姐也沒睡嗎，我正聽的好琴，怎麼不彈了。」剛說著，裡面婉香出來道：「春妍你和誰講話兒。」春妍笑道：「小姐你想還有誰呢。」寶珠應道：「是我。」婉香道：「你怎麼不好睡又來這裡，什麼教人看著笑什麼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這有什麼算什麼的，姐姐你看這一天的月色圓的，這樣好似笑咱們寂寞似的，你即彈琴何不到這芭蕉樹下石礮上坐坐彈一套兒我聽。」婉香看看月色，因喊春妍去拿琴出來，因教寶珠彈一套兒，寶珠應著便拿帕子向石礮上擦一擦坐下，把琴擺在膝上彈了一遍。婉香聽著不懂，因問是什麼曲文，寶珠笑道：「是剛才想了一闕醉太平的小令兒，我再彈給你聽。」因彈著吟道：「柳蔭花蔭風清月清，隔牆誰弄瑤琴？是鸞心鳳心。咳嗽一聲冰弦乍停，可是姐姐驚驚正愁醒酒醒。」婉香惱的變了顏色道：「你敢要死嗎？」說著眼圈兒紅了道：「好好，我知道你的心罷了。」說著便自進房去。寶珠忙丟下琴趕進來道：「嚇，姐姐我是無心講的，你怎麼又認真了。」婉香道：「你欺我太甚了，動不動拿我比鸞鸞，再也改不過這口號兒。我問你，鸞鸞是怎樣個名分，你拿他比我，我問你。」寶珠不敢回答，只連連央告道：「好姐姐算是我口過，你不聽罷。」婉香道：「還講呢，你不算難道是算我的口過不成，我也不和你算這個，你自己算去，打前歲子起你欺侮我幾回了。」寶珠道：「這欺侮兩字我怎麼當的起，你要講我欺侮你，我便把這個心剖出來你瞧。」說著拿把剪子真要剖去。婉香撇手奪下道：「你要嚇死我也容易，我先死給你瞧。」寶珠忙去掩他的嘴，婉香撇手打開了，拿帕子捧著臉兒哭去，寶珠說又不是，勸又不是，只得聽他去，自己也坐著哭起來。春妍在外面聽見兩人都哭，料想又惱了，知道勸不理的，只在外面聽著，等兩個住了哭才進來兒。見寶珠陪著笑臉兒對婉香講好話。婉香卻不理他，拿著帕子呆呆的看那淚痕。春妍道：「三爺怎麼又來和咱們小姐嘔氣呢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哪敢嘔他呢，我不過用了個西廂的典，他又惱了。」婉香見他說西廂是典到不禁嘔笑了。春妍也笑道：「爺昨兒在場裡可也用這個典不用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怎麼不用，我把全部子抄上去呢。」春妍道：「光景爺倒把這部子西廂念的稀熟呢，明兒老爺回來傳月課的時候，爺把這個講給老爺聽，定有重賞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你愛聽，我講那拷紅的一回兒你聽。」春妍忙掩了耳道：「我不愛聽，明兒老爺回來講給老爺聽去。」婉香嘆道：「厭死了，什麼時候還這樣呢，我要睡了，都替我請出去罷。」寶珠看那月色打簾子照進來，起了滿地滿身的波紋，因說：「好月子不賞到門口兒來。」說著便走出天井裡去，仰面見那月兒，四圍多繞著五色的暈兒，因道：「怎麼，敢是月暈，姐姐快來瞧呢。」婉香不去理他，寶珠再看那月子四面，暈兒漸漸漸大，顏色竟一層一層的分得畢消，漸漸的滿天都是了。寶珠喜的手舞足蹈的連喊姐妹來看，婉香忍不住便出來一看，見那月暈像是盤香似的一圈一圈的垂下來，就像一個玻璃罩兒罩在天井上，連天也被他遮住看不見了。春妍見他倆個仰面看著，便也來看，那天好像戲台上的雞籠頂，那月子便像一個水晶球兒嵌在上面，映的各人衣袂上都是光爛五色。因道：「果然是月華，要求什麼事，快求呢。」寶珠便扯住婉香的手道：「我和你拜拜他，」婉香一甩手道：「我不求什麼，你自拜去。」春妍笑道：「還是我來代求罷。」因敘拜祝道：「拜求月宮仙子庇佑咱們小姐和三爺各如心願。」寶珠大笑起來，婉香嘆道：「癡丫頭，你敢是瘋了。」春妍嗤嗤的笑著，仰面見那月華漸漸的散了，化做滿天的斑斕雲彩，有像鳳的，有像獅的，有像美人的，奇狀百出，那月子明的像電燈似的，又分外圓了些，飛也似的走向西去。定睛細看，那月子原不移動，走的卻是雲彩，都往東去了。一時露出碧藍的天，一清如洗，也沒得一片雲，連星也沒得一顆。婉香正仰面看著，覺得身上涼了，便要添衣服去，寶珠因向他肩上一撫，早被露水沾透了，應道：「好重的露水，快去換衣服。」婉香撫他一撫，也濕了，便道：「你也著了露水，仔細受了涼。」正說著，梟煙來接寶珠了，寶珠便自回去。婉香也睡了不提。次日，寶珠因場事積勞，又加受了點風寒便抵擋不住，病倒了。婉香本來也是嬌怯怯的身子，昨夜受了風露，也傷風咳嗽起來。過了重九，寶珠才好些。到了十二那日，貢院裡填榜了。那些秦府管家都探頭探腦的去打聽去。那日秦瓊卻避出府去了，大家都不解是什麼意思，只石漱芳一人知道。原來秦瓊中秋那夜，在場屋裡見圓圓掀著號簾子進來，秦瓊一見早嚇的魂也沒了，只求饒命。說：「原是奶奶害你的，與我無乾。」圓圓道：「這也不是奶奶害我，雖我傷了廉恥，你也不該勒死我，你當初知我也和小喜子一般的，況我已先許了小喜子，還是你霸佔他的妻子，那時你若不娶我，我跟了小喜子也弄不到這步，我現在苦的那樣，你瞧我頸上還有血呢。」秦瓊不敢看他，只滿口央告。圓圓道：「你的命尚不該絕。我也不向你索命，今科你本該中了。我如今和你講，你打今歲起，從此不許進場，你應得麼。」秦瓊連連答應，向號板上磕頭。圓圓道：「即這樣，那便算了，只是苦了我，你須得做法事替我懺悔才是。」秦瓊滿口唯唯，圓圓又道：「我總信不過。」因伸出手掌道：「你給我寫上一個憑據。」秦瓊沒法，便拿起筆來向他手心寫八個字道：「如再入場，願憑索命。」猛不防圓圓趁墨未乾，一翻手印在他卷上。秦瓊大驚，圓圓已不見了。忙拿水想把墨漬洗去，早攪的滿卷子上多是墨跡，便大哭一場。出闈和漱芳鬧了一場，說是漱芳害他的，漱芳也深自懊悔。這日填榜，秦瓊怕貼了出來丟了臉，所以便要了幾兩銀子，竟避出門玩去了。且說十一這晚，秦府裡自頭門起直到裡面，都點齊了紅紗燈，上上下下都一概不睡，等候報來。柳夫人、袁夫人等都在南正院設宴演戲做永夜樂，菊儂是中秋第二日回去的，瑣琴、素秋也家去了。漱芳告了病不來座次，兩位夫人和婉香、藕香、寶珠、美雲、綺雲、茜雲、賽兒十人到了二更時候，先報來了是秦珍中了四十一名，大家自是歡喜，合席賀了柳夫人和袁夫人、藕香一杯，那些女孩子便演起狀元譜的戲來。弄到四更時分，還不見第二個報來，婉香心裡疑惑，怕寶珠不中。寶珠自己也怕丟了臉；便避席出去，只說瞌睡，回天風樓去了。這裡眾人直等到五更，也不見報來，都說寶珠和秦瓊兩人都沒望了。婉香正想著：秦瓊不中，容或有之，怎麼寶珠也會不中，可不空望了這些天！心裡不大舒服。剛要出席，忽外面婆子丫頭們喧擁進來，嚷著說三爺中了。婉香吃了一驚，柳夫人問道：「敢是中了副榜麼？」丫頭們眾口齊聲笑道：「三爺中了元呢，不知道是副榜不是。」柳夫人說：「解元是第一嗎，怕未必呢。」剛說著，秦珍跑進來，趕忙向柳夫人和袁夫人道喜道：「寶弟弟果然中了第一。」婉香暗暗開心，袁夫人因問：「瓊兒怎麼？」秦珍皺眉道：「瓊弟因卷上污墨竟被貼了，豈不可惜。」袁夫人大失所望，秦珍因外面請，便跑出去。見天已明了，滿屋子自鳴鐘一齊都打了六下，秦珍忙出來問什麼事，沈順回說：「報子在穿堂上和咱們府裡人打罵，請爺彈壓去。」秦珍便出來到穿堂門口，許多當差的早一疊聲吆喝說：「住了，爺出來了。」府裡人先住了手，那報子也不敢打了。秦珍問什麼事，你們在這裡鬧著，老管家高升趕先回說，他們報三爺的喜已是三報了，咱們賞他五十弔錢，他們不拿不打緊，還丟在地下，罵小的們吃他串兒。小的們講他幾句，他便動手打人了。秦珍哼了一聲道：「你們這些混帳，統不是個東西！」又道：「那報子們也太胡鬧了，咱們府裡從沒苛刻了什麼事，你在這裡鬧是什麼意思。」那報子道：「小的來報，蒙帳房裡賞了五十弔錢，這些爺們要拿十弔扣頭，所以和他講這個理。」秦珍喝令管家把十弔錢追出來給了他，喝令出去，因順步出來到甬道上來。看看天色已經白了，便站立一會兒，走下階沿來。見儀門外的紅紗燈已烏陰陰的沒一些兒光了，遠遠的有些車馬聲

聲。秦珍走到門口，早有人喊說：「大爺出來了。」秦珍出去，見當差的兩排兒站著，因道：「陸師爺貢院裡去，回來了麼？」沈順剛要回，見二門外進來一對高照燈，一乘官車和幾個馬，一串兒進二門甬道上來，早有人喝道：「大爺在這裡，還不下馬。」那些人都拍的跳下馬來，轎子也歇下了。秦珍忙令抬進去，那轎子裡早走出一個。陸蓮史一見，拱手稱賀。秦珍忙作揖道：「榜出來了沒有？」陸蓮史道：「出來了，寶哥兒竟高標第一。」有許多人嘖嘖稱羨說：「十五歲的哥兒便大魁一省，真從來少見的，只是大爺委屈了些。」秦珍道：「已經僥倖了，哪還論得名次，只瓊弟可惜了。」陸蓮史也說可惜。秦珍見天已大明，因道：「師爺辛苦了一夜，請轉去將息會兒罷。」說著兩人便讓著進來，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美人已上無雙譜，公子先攀第一花。